

思旋天地

海峽四地經典名曲慶回歸

仲夏時分，天氣不穩定。上周滂沱大雨之下，青年歌唱家鄭穎芬從北京趕來香港，赴芬姐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經典文藝大匯演。

芬姐開心不已地邀請她領唱壓軸兩首歌：《歌唱祖國》和《難忘今宵》，把經典節目推向最高潮。鄭穎芬與大會主持人詹美清、大會翡翠鑽石贊助人彭曉明之夫人徐美雲、三位觀女都穿上紅色晚禮服成為全場矚目的女神。

這一天，天公作美陽光普照，令芬姐開心不已。主禮嘉賓高永文、白韞六、戴德豐、沈冲、楊茂、吳仰偉、何靖、張肖鷹、張麗、梁建、馬逢國、陳勇、許楚家、詹美清、彭曉明、曹貴子、鄧慕蓮、胡葆琳等齊齊來捧場，馬介璋、馬介欽兩位不在香港，但仍樂意出錢支持，實在難得。

所謂經典文藝節目，就是經得起時間考驗，觀眾喜愛的節目。當日表演各機構和表演者出盡了力量，積極排練，受到全場的歡迎。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始終有你》、《東方之珠》、《獅子山下》、《男兒當自強》，台灣歌曲《小城故事》、《甜蜜蜜》，內地歌曲《我和我的祖國》、《茉莉花》、《我的祖國》、《歌唱祖國》、《難忘今宵》和《思念》都令人聽出耳油。粵曲《鳳閣恩仇未了情》由小朋友表演，粵劇名伶尹飛燕和阮德鏘演唱《游龍戲鳳》。

另外，大型歌舞「中華美、中華情、中國心」、「英姿颯颯娘子軍」、「手鼓舞」等，經典歌舞分別由香港工商專業協會、海南同鄉會、海南社團總會、沙田文藝協進會、東區文藝協進會、九龍婦女聯會、國際婦女會、碧華舞蹈團演

出。芬姐一一向他們致謝。特別是領唱者程建國、王逢燕、馮美雲、葉亞潔、彭穎生、江明、陳新、王小燕、譚日康等業餘歌唱家，大有專業水準。當然還有小朋友張建健、吳凱婷、楊進希、黃奕橋、柏丹尼、黃芷瑩唱粵曲，贏得掌聲不絕。其實，整個經典節目多謝的還有冠名贊助的立橋金融集團。協辦單位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進會、蜻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海峽四地的經典名曲令人陶醉，適逢當日父親節，大會主持詹美清激動地在台上向在場她的父親溫馨地說：「爸爸我愛你，祖國我愛你！」芬姐呼籲大家攜起手來，努力維護「一國兩制」，守護幸福家園，台下觀眾十分感動。有來自內地東方衛視的傳媒朋友也說：「我們激動得流下兩行熱淚。」相信當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訪港時，帶來祖國對香港的關愛以及重要指示，對國家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走樣。港人一定會感恩感動不已。

任期不足半個月的特首梁振英在另一個場合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要理解基本法原意。梁振英表示任內最遺憾的是未能成立文化局。

很多市民其實是很支持特區政府成立文化局的。事關文化乃民族之魂，香港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分子，認識和努力學習中華民族文化，香港人是責無旁貸的，更與內地作更多的文化交流，我們更有文化自信。如此一來，將成功呼喚人文精神的回歸，民生的回歸。

據芬姐接受訪問說，她領導的香港工商專業協會這次舉辦的慶回歸20周年經典文藝大匯演的主題和目的，正是如此。

方寸不亂

辦教育送名車

在青島入住剛開業不久的國際五星酒店，門前泊了一列白色Benz車隊，車頭都掛上大紅彩球，豪華盛裝的排場，氣勢強勁，卻不失浮誇；酒店內是挺熱鬧的，二樓宴會廳喧嘩不絕，正在大堂咖啡座的外國客人，被連連聲響干擾，興致大減，唯唯返房睡覺。

這種情況似乎不應出現在國際品牌級酒店，原因不外兩種，一是管理未上軌道，二是宴會主人太有來頭，不能得失，看來兩種情況都有。酒店前後掛有宣傳掛幅，原來是什麼教育機構辦慶功宴，而白色Benz是獎勵給業績優秀的員工。辦教育辦到如此商業，大搞慶功還以Benz汽車作獎品，可見商家「食水」有多深，「水魚」滿街走。「作育英才」本來是清高的口號，即使商業賺到盆滿鉢滿，也可以低調一點。香港以教育賺錢大有人在，賺的還不是大錢；內地商機龐大，賺大錢賺到估不到，想低調也不行。

青島的教育商機甚具潛力，因靠近日本及韓國，當地有相當數目的日韓商業往來，估計約數十萬名外國人定居，他們對於當地華語培訓之需求也頗大，教育培訓機構極有發展空間。

當然，青島本地人對於教育方面需求更大，家長就是捨得花錢。據調查，中國內地有近六成的家庭儲蓄是用於子女上學，高於準備用於購房。內地補習人口，以語文學習及課後輔導為主流市場，隨着國民收入增加，可謂商機龐大。

據官方統計，對於子女的教育經費投資，居於家庭平均支出第一名，高於購房支出，中國一代代人望子成龍，課外補習能上好的學校，或再出國留學，期望將來發展能更傑出。

培訓市場可謂天地廣闊，捕捉先機的外來投資者，已先飲頭啖湯了。

書聲

緣何「日記」赴美？

為什麼《兩蔣日記》會運往美國呢？為什麼不存放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或「國史館」呢？話說2004年3月19日，台灣發生的槍擊案事件，直接影響到的是讓民進黨繼續第二次執政。當時台灣社會瀰漫着去中國化！去蔣化！大多數的蔣中正銅像被破壞！甚至被切割成幾塊！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差一點被摧毀！「大中至正」的牌匾換了名字。

在這樣的一個充斥着暴戾的社會氛圍下，作為蔣家媳婦的蔣方智怡女士，毅然的將《兩蔣日記》（蔣中正、蔣經國）運離台灣。這是沒有辦法裡的最好的辦法，她將歷時55年的《蔣中正日記》和《蔣經國日記》分成多少箱？多少批才可以順利運出台灣？這些日記太重要了，因為不放心飛機託運，只能用手提。我相信她的心情是悲壯的，是負有歷史使命的，若沒有站在中華民族歷史的至高点，如何能做出這麼大的決定？！她的前瞻，她的膽識，不得不令人佩服。如以私來論，她是孝媳，若以公來說，她是忠君愛國的俠女。

根據潘邦正所說，把《兩蔣日記》選擇放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是因為他們有很好的檔案保存技術。日記剛運抵的時候，需要放在冰庫裡冷凍殺菌，歷時五十多年的日記，頁與頁之間會黏在一起，打不開，要以蒸氣熏開的方式，然後消毒，有些日記還要剪開，怕風化，然後掃描，裝入玻璃套內，需要花很多的工夫。

《蔣中正日記》分為幾個版，第一種是原件，也就是蔣中正用毛筆親手寫的；第二種是手抄本，是秘書、幕僚抄下來的；第三種

是摘抄本，只摘錄重點抄下來；第四種是做成微膠卷；第五種是原件影印出來。今天，學者到胡佛研究中心看的都是複印本。

日記內容涵蓋的範圍非常的廣，據潘邦正說，上到國家大事，下到中央大學廁所很髒，鐵絲網編得不好，士兵的性慾問題如何解決等等，都是他所關心的事。在台灣，儘管有些人憎恨他，但也有很多人緬懷他。回憶起蔣公去世的那段日子，社會充滿着一片悲愴！在學校裡平日不苟言笑的老師，竟然痛哭流涕。不自覺的我哭了，老師問我，妳也哭？我問老師，您為什麼哭？我一輩子都記得，老師是這樣回答：「妳哭，是因為妳看見我們哭，而我們哭，是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跟着他南征北討，接着再把我們帶到這個小島，如今他走了，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家？」這段話讓我今天想起來還為之悲酸。

說這句話的老師，也代表1949年前後，那200萬大軍的心聲；當年，那群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也為台灣的建設，付出了心力。如今大都已隨着塵土而揚去，希望歷史能正確地記載一點。至於《兩蔣日記》存放在哪裡？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要它們永遠完整無損的保存下來，提供珍貴的史實給後人閱覽。



■《蔣中正日記》 網上圖片

百家廊

余淵

到蘇州，不期然想起張繼那句：「姑蘇城外寒山寺」，可是，現在的寒山寺已經不屬城外了，而且，寒山寺去過多次，也敲過那口大鐘，所以免了吧。其實蘇州還有好多可以玩的地方，何不去看看呢？比如盤門，也就是水陸城門，就很有意思。那次微雨中乘船遊，船娘搖船唱小調，就極有風韻。

夜蘇州，當華燈亮起，蘇州曹作東，帶我們去觀前街的松鶴樓。這是一家鼎鼎大名的蘇式百年老店，也是總店。這裡的名菜松鼠桂魚、響油鱖魚、蟹粉蹄筋、清溜蝦仁，還有太湖燉菜湯，都很有名，而且地道。幾次去蘇州，他都在這裡作東，可見甚愛此處，也認為這裡的菜式拿得出手，以示蘇州人好客之道。記得當年我初到蘇州，大約是1989年吧，他就在松鶴樓樓下送別，轉眼將近三十年就像流水般滑過去了。那次，我還和他同乘貢來拉遊船河，一面指點兩岸景色。那情景早已隨着時光遠去，只留下褪色的硬照，供人回憶歲月發黃，所幸友情依然常常。

不如就去滄浪亭吧。它始建於北宋，原為私人花園，蘇州諸園中滄浪亭與獅子林、拙政園、留園一起，列為宋、元、明、清四大園林。它的園林佔地面積甚大，有1.08公頃，是蘇州現存最為悠久的古代園林。這時，遊人不多，園內假山和園外池水，大多維持舊貌，沒有損毀。而園內景色多不加雕飾，以自然為美，山水相宜，好像自然風景。抬頭只見滄浪亭上刻着對聯：「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是清代學者梁章鉅為滄浪亭所題集句聯，上聯出自歐陽修詩句，下聯出自蘇舜欽的詩句。這不僅述說了建亭過程，也寫出了滄浪亭情景交融的風月山水。

日間之滄浪亭，不如作為世遺之拙政園。它就在我們所住的酒店不遠處，C想偷懶，見路邊停着一輛三輪車，原本說好12元，坐了上去，一聽說是去拙政園，那中年車夫立即坐地起價：15元！C立刻拉我下車，一面憤憤地說，不是差那三塊錢，但他也太欺負人了！原來那車夫的算盤，除了拙政園，必定還要到其他地方遊覽，他可以做一串生

姑蘇重遊

意。但只去拙政園，一打算盤，不合算呀！

拙政園是江南一座著名的園林，成為蘇州園林的代表，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我們徜徉期間，走進西花園，經過北廳的「十八曼陀羅花館」，滿眼是開得正盛的山茶花；南邊靠湖的是「卅六鴛鴦館」，以曾經養過三十六隻鴛鴦而得名，但我卻沒見到有卅六隻鴛鴦同游，只見到兩對在遊弋。但遊人特多，幾乎是挨着走了。走到湖畔，聽曹大提起，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曾在那間樓辦公。可是，忠王府卻在臨近拙政園不遠處。本來想去看看，但已經沒有時間了。

沒去那裡，可是那天晚上，我們去過網師園，以前也去過，也是夜間。記得那次偶遇熟人，也也曾隔湖水傾聽聽蕭吹起，只是這次加了崑崙折子戲，《遊園驚夢》的片段，唱着唱着，男女主角竟穿着戲服，走下台來，邊唱邊走，一直走到岩石假山邊，從我們觀眾後頭穿過，直到消隱。想起在我們所住的酒店後院，有一座戲台，兩邊掛上紅燈籠，我們幾個站在那裡，儼如主角，其實只是微不足道的跑龍套的角色。再望望，那牆角的老樹依然站在那裡，當風吹來，枝葉相互拍打着，沙沙作響。

鄰近有一座「三步橋」，短短的拱橋，跨三步就可以過去了，許多人躍躍欲試，暗夜中誰也不能免俗。三步過去了又如何？忽然想起來時路，我跟秦嶺雪同乘一輛三輪車，穿街過巷，燈火明明暗暗，微風撫面，似乎道出無盡心事。等到跨出園外，但見外面世界一片喧嘩不夜天。

市內轉悠得久了，不如去同里看看吧。到同里也方便，地鐵就可以，當然還要搭車，巴士站排着長長的人龍，太陽已升起，不如搭的士，也並不遠。的士只能開到鎮口，那裡有個牌樓，遊人必須步行。我和蘇州地主曹大走進去，沿街都是各種商店，以吃喝為多。當然也少不了旅遊紀念品商店。走到深處，便停着幾個三輪車夫在兜客。曹大向其中一個中年車夫問價，那車夫非常老實。坐上去，他一面努力踩車，一面還介紹景點。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退思園」當然非去不

可，抬頭一望，園名是我們大學老師、著名書法家啟功教授所題。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進去，雖然名聲大，但它本身卻小巧玲瓏，以居住和園林相結合的江南居住建築為特點，左為宅，中為庭，右為園。全園格局緊湊自然，結合植物點綴，建築緊貼水面修築，園有如浮於水面上。我們站在年歲已高的廣玉蘭樹下，聞到陣陣花香，入神。再兜兜轉轉一會，便出來了。

位於蘇州吳江區，同里是江南六大古鎮之一，舊稱「富土」，唐初改為「銅里」；宋初將舊稱拆字為「同里」。始建於宋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是中國水鄉文化古鎮。鎮內家家臨水，河道縱橫交錯，戶戶通舟。目光所及，宋元明清古橋保存完好。

走過「三橋」，即太平橋（1913年）、吉利橋（1987年重建）、長慶橋（1470年始建、1704年重建），我們在橋邊流連不已。再走到又稱「小東溪橋」的「普安橋」，它初建於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在它西側的石壁上，刻着一幅對聯：一泓月色含規影，兩岸書聲接榜歌。什麼意思？你明白的啦！

聽三輪車夫說，同里的橋，與當地民風習俗有密切關係。如「走橋」，是為了避災求福，每逢婚嫁慶慶，同里人便會「走三橋」，在歡樂的鼓樂鞭炮聲中，喜氣洋洋地繞着走三橋，嘴邊還長吟一聲：「太平吉利長慶！」討個好彩。沿街百姓紛紛湧出觀看，並且祝賀。每逢老人66歲生日，午餐後也必定去走三橋，以圖吉利。可惜我們無緣見到那情景，只得去吃飯館，吃農家菜去。

還是要去遊船河，走向碼頭時，有幾個俄羅斯女模特兒，撐起花陽傘，站在路邊搔首弄姿。問旁邊坐着的村姑，回說不清楚。上船，六個人一艘，船頭艙公一撐，小舟悠悠地離開渡頭。兩岸綠樹成蔭，形成綠色拱橋，船在中間河道上滑過；只見岸上食肆一間接着一間，搖櫓的艙公指着食客眾多的一家，這家好。可是我們吃過了。那小舟悠悠地滑行，穿過幾個橋洞，終於又回到原點。幻想中的寒山寺已經遠去，我們上岸了。

萃袖乾坤

這個夏天熱得奇

每年夏天都有過三十多度，地球溫室效應一年嚴重過一年，陽光猛烈的日子，又必然來得早和來得長。

儘管全城公共場所和大小商場的冷氣大開放，大馬路上陽光殺到的地方，過路男女不免都有紫外線恐懼症，不止女士們為保皮膚白晳，外出少不了塗備防曬油、戴上太陽帽和墨鏡，今年還有從未見過的奇景，竟也有大男人都撐起太陽傘走路了。

很多老一派男士為了表示丈夫氣概，通常雨天不帶傘之餘，還抗拒人家為他撐傘，晴天就更不用說了，可是今年很多年輕男士就突破「傳統」，無懼惹人笑話，其中有些西裝男士看來還是職場精英分子，未必像女士們那麼愛美白，只是明白今時今日，大小機構有個先敬顏值後敬人的趨向，想到養家責任重大，也得愛惜身體保持容貌潔淨，認識到紫外線潛伏皮膚斑危機，對皮膚傷害最大，尤其擔心人近中年，白髮可染，萬一不慎老斑上臉，雙氧水都洗脫不來，未知上司眼中會不會對自己的評價有影響？

過去男士們重視陽光氣，膚色也以帶點棕色為榮，夏天還刻意多到

海灘曬太陽，有個90後男生就抗拒這種膚色，外出不用老祖母勸告，自動走向陽光照射不到的陰涼行人道，誰對他說吸取一點鈣質維他命D對骨骼有好處，話都聽不入耳，秘密是人在戀愛中，女朋友讚過他白得漂亮呀！

現代女生對男生審美觀點有變，也許男生的一張白臉，襯托出他其中一隻耳環更見帥氣，相對女性日漸堅強，小情人帶有幾分柔弱，她們特別感覺到兩個人走在一起才見陰陽調和。

男士撐傘是過去夏天罕見奇景之一，另一奇景是不少男女老幼手持乾電迷你風扇過路，這潮流才真令人大惑不解，小小乾電風扇，涼得鼻子涼不到身，拿在手中又累贅，怎比得我們祖先的摺扇既好收藏，撥起來真風由頭涼到腳，你說現代人「聰明」得何其蠢！



■扇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文字和數字

在互聯網時代，出現了所謂「自媒體」和「社交媒體」，人人都很輕易地擁有一片園地，也跟朋友分享心頭好，或表達自己對人生的感悟和對時事的意見。所以，現在有很多公民記者，也有很多網絡作家。

他們只要擅於抓住社會熱點，懂得摸透網民心理，就很輕易地成為「網紅作家」，當上文字人，受到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不影響，社會上也出現了很多跟數字打交道的投資人，他們手上有大量現金，努力尋找投資對象，尤其對媒體人的投資。這本來是好事，然而，真正合作或操作起來，這兩類都跟「字」打交道的人卻出現各自說話的現象。

跟文字打交道的人通常被稱為創作人，而跟數字往來的人則被歸類為生意人，在這個人文環境不那麼成熟、商業遠景也不那麼宏偉的社會，創作人和生意人似是一對糾纏不清的對手。

搞文字的人覺得生意人滿身銅臭，總不停壓榨；做生意的人覺得創作人自命清高，卻只會花錢。於是，寫字的人和計數的人常常為了那些「字」的大小或多少，由斯文

客氣變為互數不是。香港要搞創意工業，既少不了數字，也少不了文字。在信息年代，誰掌握了信息傳遞的工具，誰就能抓住了市場的先機。所以這十年，傳媒在香港一下子成為倍受垂青的行業。企業化經營改變了傳媒的生態，大資金的投入也扭曲了傳媒的性質。然而，這個社會很怪，文人爭取數字，會被人說是貪婪，而商人插手文字，則被視為誠意。其實文字和數字是可以成為好朋友，也可以互換位置，因為從事文字創作的人和跟數字打交道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細緻和專注。

一個講究文字的人和一個對數字把關得好的人都會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他可以把對數字的敏感，轉化為對文字的執着；也可以把對文字的投入，轉化為對數字的關注。

從理論上說，文字人和數字人都要有很敏銳的觀察力，都要擅於在一堆密密麻麻的字海中，找出最恰當的詞，記下最準確的數。

所以，文字和數字，其實是可以像一對夫妻或拍檔，如果能撇開既有成見，放下包袱，並加強溝通和互相理解，文字和數字是可以共同譜出充滿創意的事業。

琴台

看臉時代的末路

近幾個月來我的精力都集中在電影上，對電視劇的關注相對減少了許多。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朋友推薦我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歡樂頌》，說是好評如潮，全民追捧，於是兩部劇都在網上匆匆看了兩集，無法看下去，便不了了之。

前兩日，網上爆出某中小成本國產驚悚片導演的一篇文章，吐槽該影片在影院遭遇極低的排片率，指摘院線唯利是圖，導致自己的團隊共同努力良心製作的電影無法有更多的機會和觀眾見面，指出國產電影正在遭到來自各方冷遇的屠殺。某導演的這篇文章讓我想到了當年為《百鳥朝鳳》在網絡視頻直播給院線經理下跪求增加排片率的製片人方勵，他們為自己的電影作出的努力是相同的。

第23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頒獎典禮閉幕了，最佳電視劇大獎被之前並不看好的《好家伙》捧走，《雞毛飛上天》獲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中國式關係》獲得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獎，而獲得了8項提名的熱門電視劇《歡樂頌》則顆粒無收，戲內戲外都不乏人氣的女主角「五大美人」皆受到冷遇，如此結果實在

出人意料。

這些年來，中國影視行業發展神速，卻亂象叢生。一邊是製片公司一直在感嘆好劇本難求，一邊是編劇的地位，稿酬一直「居低不上」，導致粗製濫造的劇本滿天飛。如今網絡發達，抄襲也容易，於是你抄過來，我抄過去，三天兩頭的便有抄襲的、侵權的官司打過來，打過去。要麼就是不斷地改編，不斷地翻拍，導致愈改愈差，愈翻愈爛。如此一來，能夠潛心做出來的原創作品是少之又少，成了珍惜資源。但是，即便如此，陷入抄襲風波的電視劇的收視率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但這些所謂收視率的數據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演員的片酬和編劇的稿酬形成了太強烈的對比，很多偶像派的當紅「小鮮肉」和多年媳婦熬成婆的「老戲骨」拍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的片酬就已經佔了總投資的50%到70%，而某些拿着天價片酬的明星們甚至拍了幾十集電視劇才到場幾次，其餘的鏡頭全靠替身或者攝像完成。當然，大部分高顏值的明星還是具有「敬業」精神，會親自到場演出的，只不過在表演時候只努力表現自己的顏值就夠了，至於對

人物理解不深，劇本裡的台詞記不記得，拍攝的時候能否背出來都無所謂，反正當下高科技的時代，有着後期配音的強大支持就夠了。這樣一來，觀眾看到的影視劇裡大多只有千篇一律的帥哥和美女，而觀眾大多也被培養得看到一齣新劇的時候會說：「男一男二都長這麼帥了，誰還在乎什麼劇本！」

記得前段時間的某會議上，有位老藝術家針對影視產業提出了幾個問題：「當下我們應當提供給老百姓什麼樣的精神食糧？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文化去滋養年輕人、滋養老百姓，從而保證我們的文化競爭力？」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或許這位藝術家提的問題有點形而上了，畢竟看電影、看電視對於他們只是一種消遣和娛樂。而作為一個寫作者和影視行業的從業者，他的話卻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上海電視節獎項頒獎的結果其實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歡樂頌》受冷遇，《好家伙》爆冷門，結果出人意料，卻也在意料之中。那就是，影視劇靠顏值的時代很快過去了，踏踏實實講好故事，靠劇情立足才是制勝的法寶。